

组织学习、投资区域与外来者劣势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

杜晓君, 蔡灵莎*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9)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组织学习视角,以102起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事件为样本,实证检验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对外来者劣势的影响,并考察投资区域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在降低外来者劣势上存在时效差异,且这种时效差异受到投资区域的影响。研究结论从对外直接投资一开始的目标区域选择、进入模式选择及进入东道国后的学习模式选择等层面,为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降低外来者劣势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外来者劣势;组织学习;利用式学习;探索式学习;投资区域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6)03—0181—11

一、引言

对外直接投资是跨国企业进行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手段,为跨国企业提供了获取海外市场、战略资产等优势。然而,作为东道国市场上的外来者,跨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不仅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不熟悉性危害,也面临着合法性缺失与嵌入性缺失导致的歧视危害和关系危害(Boehe, 2011)。Zaheer(1995)首创性地将这三个危害定义为外来者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LOF)。研究表明,对于进入不同国家或不同环境密切相关的LOF的理解、评估和恰当的战略举措是决定企业全球性成功的关键因素(Mauri & Neiva, 2012)。因此,自LOF概念提出之后,学者们对LOF的驱动因素及降低策略的讨论也在不断丰富。Klossek等(2012)等从进入模式角度考虑,探讨新建和并购模式所面临的LOF差异,他们认为,采取新建进入模式的跨国企业,倾向于安排关键员工角色来降低LOF,而采取并购模式的跨国企业倾向于与当地员工共同管理,在工作共享中学习他们的技术经验等

知识来降低LOF;Salomon等(2012)基于组织同构角度,提出实施本土化策略能够有效加深跨国企业对东道国的市场管制、运行惯例的认识,通过学习和模仿当地企业的经营方式和竞争策略来降低LOF。在对已有研究的梳理中发现,这些克服策略实质上是跨国企业不断进行组织学习的过程。而已有研究中,从组织学习角度关注LOF的研究较少,尚未形成一个系统分析框架。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大幅增长。作为新兴经济体大国,中国的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不断创新高。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029亿美元,增长14.1%。然而,已有基于LOF角度分析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较少,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不相平衡。同时,依托西方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得出的研究结论,也不一定适用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如何降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LOF,成了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基于组织学习视角,试图分析其对新兴经

收稿日期:2015-11-03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组织身份变革及意义给赋:克服外来者劣势的动态机制研究”(15AGL006)。

作者简介:杜晓君(1964-),女,辽宁盖州人,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是外来者劣势,E-mail: du_xiaojun@sina.com;蔡灵莎*(1987-),女,浙江台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是对外直接投资,E-mail: cailingsha2006@126.com。*为通讯作者。

济体跨国企业 LOF 的影响。

二、相关文献述评

组织学习可看作组织知识的函数,它是组织成员不断获取、创造、利用与组织经营密切相关的知识、提升组织价值的过程(陈国权,2009)。从组织学习视角来分析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可追溯到 Hymer(1976)。他发现,由于不熟悉外国市场经营条件,跨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初期面临着劣势,而这种劣势在经营后期逐渐减弱。Hymer 认为,这是跨国企业内部化或外部化管理选择的结果。其中,内部化意味着跨国企业在进入东道国之后,通过学习吸收当地市场习惯等信息,同时,提高自身技能来降低 LOF。外部化则指选择东道国合作伙伴,在合作沟通中学习异国经营手段来克服 LOF。随着研究的进展,学者们基于 Hymer 的发现展开了丰富的讨论,但不再围绕内部化或外部化如何选择的问题,而是结合组织学习时期、学习形式等方面进行深化分析,探讨组织学习如何更好地降低 LOF。

1. 学习时期与 LOF

Petersen & Pedersen(2002)根据学习时期不同,将组织学习活动划分为进入前学习、进入后学习及进入后不学习三种状态,借助问卷调查分析三者与 LOF 的关系。研究发现,若跨国企业采取了进入前学习,则能快速有效地降低不熟悉性危害,从而面临的 LOF 较低。而进入后学习对 LOF 的降低作用则受学习意愿、全球化标准等因素影响。Johanson & Vahlne(2009)结合乌普萨拉模型,将国际化经营环境看成一种关系网络,而不是由独立的供应商、消费者等形成的市场状态,认为知识产生于关系网络内部,跨国企业处于关系网络外部时,会遭受不熟悉危害。只有在进入关系网络内部后学习,才能更有效地降低其面临的劣势。也有一些学者根据学习时期划分学习对象,他们认为,在投资前期,跨国企业应该先从东道国合作伙伴处学习外国市场运行习惯、法律法规等知识,直到掌握了足够多的东道国知识后,再通过内部的吸收消化及再学习来降低 LOF。

2. 学习形式与 LOF

Schwens 等(2011)等根据学习内容不同,将组织学习划分为自我学习、网络学习和解释范式三种

形式,阐述了学习形式与 LOF 的关系受到企业年龄的影响。Brannen & Voisey(2012)将组织学习分为寻求最佳实践、提炼共性、基于已有经验三种形式,认为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随外部环境动态改变,环境与战略共同演化,他通过比较这三种学习形式,提出组织学习降低 LOF 的效果与国际化阶段、动机、企业能力等因素有关;Rabbiosi 等(2012)将组织学习分为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探讨了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并购发达经济体企业的动因。他们以相关性并购来代表利用式学习,非相关性并购代表探索式学习,认为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通过相关并购来获取补充性战略资产,增加企业价值,而通过非相关并购可实现多元化扩张,提高跨界学习能力,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更好的降低 LOF。也有学者将组织学习作为情境变量,鉴于跨国企业处于不同国际化程度遭受的 LOF 差异,将组织学习划分为社会学习、技术学习、市场学习,分析其对国际化程度与国际化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Hsu & Pereira,2008)。

在梳理了 LOF、组织学习相关文献后,本文认为,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学者们虽然指出,在国际化进程中,组织学习具有降低 LOF 的作用,但并未指出具体作用机理,大多文献讨论停留在如何降低 LOF 的不熟悉性危害,对 LOF 的另外两个维度“歧视危害”和“关系危害”缺乏讨论;其次,组织学习具有二元性,已有研究虽然对组织学习时期、形式等进行了划分,但对不同的学习形式在价值创造机理及回报时效上的差异缺乏具体认识,未将学习形式与作用时期结合起来展开讨论。因此,本文根据 March(1991)将组织学习划分为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的经典观点,试图分析组织学习不同形式在降低 LOF 上的作用差异及时效差异。

三、研究假设和概念模型

组织学习具有二元性的讨论来自于 March(1991)的观点,他将组织学习分为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两种形式。利用式学习是对已有技术、经验知识等方面的学习,强调组织路径上的复制与挖掘,与企业的“细化、选择、实施、效率、执行”等行为过程相关。探索式学习强调探索不同的组织路径,是对新技术、新知识的探寻,与“搜索、实验、发现、创新”等行为相关。本文结合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

学习的特点,分别分析两者对 LOF 的作用,同时,探讨投资区域的情境作用。

1. 利用式学习对 LOF 影响

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遭受的 LOF 主要体现为三个层面的危害:不熟悉危害、歧视危害和关系危害。其中,不熟悉危害来自于东道国民众与跨国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成长于母国环境的跨国企业对东道国政治、经济、文化、规范、商业惯例等信息缺乏了解,在运行决策上容易出现误判、延后等现象,如跨国企业通常对投资目标国的会计准则、汇率波动等认识存在不足,致使对目标企业的资产评估结果产生偏差(乐琦,2012);另一方面,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跨国企业缺乏了解,通常依据来源国形象等片面信息进行评判(Perez & Eden,2008)。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的来源国形象,呈现在东道国民众面前通常是消极的,其产品通常被认为是质量低下,致使跨国企业在资格审批、资源获取等方面遭到不公平对待(Sofka & Zimmermann,2008)。因此,降低信息不对称是跨国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而利用式学习是克服跨国企业和本土偏好选择的东道国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状况的有效工具。

(1)利用式学习促进跨国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以成本优势弱化东道国消费者的本土化偏好。已有的国际经验、组织技能是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追求海外扩张的基石,它们在海外经营中能否顺利生存下来、能否实现预期目标,都与母国基地紧密相关。已有研究认为,跨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可根据东道国市场环境,融合已有的核心优势与新的市场机会来获得成功(许晖、李文,2013)。而利用式学习是根据东道国环境对企业现有惯例的选择和复制过程,也是对企业技术、运作模式的扩展过程。因此,采取利用式学习的跨国企业,生产技能将在不断复制和扩展过程中得以精炼和完善,提高生产效率产生成本优势,进而获取东道国消费者的青睐,弱化他们的本土化偏好,以降低不熟悉危害。

(2)利用式学习促进跨国企业形象的全球性统一,以扩大影响力来增加东道国消费者对跨国企业的熟悉度。研究表明,为提高东道国消费者对外来跨国企业的认识,跨国企业应塑造一个积极形象,及时向消费者传递关于企业及产品的信息(Bavarsad 等,2014)。利用式学习是基于已有技术轨道的

渐进性改进,基本遵循原有的组织惯例,在经营方式、文化塑造上具有一致性(吴先明、苏志文,2014)。这种一致性有助于跨国企业产生一个世界性的统一形象,促进企业信息的跨边界传递与匹配,从而增加东道国消费者对跨国企业的认识,降低因来源国效应而造成的 LOF。

可见,利用式学习是深化跨国企业已有技能、推动经验跨边界复制与扩展的过程,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扩大影响力来降低不熟悉性危害。采取利用式学习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看作一种母国经验知识的“范式复制”,对企业在母国形成的技能进行跨边界适应性的运用,其价值创造的回报期较快。然而,采取这种“范式复制”形式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可能会使企业陷入“能力陷阱”中,进而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王凤彬、杨阳,2013)。利用式学习更倾向于在近期内降低 LOF。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1 :采取利用式学习的跨国企业能在近期内降低 LOF(H_{1a}),但难以在远期上降低 LOF(H_{1b})。

2. 探索式学习对 LOF 的影响

有效的利用式学习,能够增加跨国企业对东道国的法制、经济政策等显性信息的了解,但那些根植于成长环境、根深蒂固的、无法言喻的隐性信息,则难以依据尽职扫描等手段获取。这些隐性信息的缺失,致使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利益相关者中面临着合法性缺失和嵌入性缺失的危害。而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与利益相关者密切相关,如何获取在东道国经营的合法性,是跨国企业需长期关注的问题。探索式学习是对新知识的探寻,它摒弃了原有的技术轨道,试图开辟一种适应当地环境的新技能或新路径来促进企业的产品创新和整合创新,这种因地制宜的创新性学习,是获取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一方面,探索式学习有利于消费者知识的逆向转移,促进产品创新来获取规范合法性。社会规范、文化认知等本质范畴通常不明确,且不能被编纂成文。相比规制合法性,规范、认知合法性难以轻易取得和操纵(曾楚宏等,2008)。探索式学习关注那些难以言语、深层的隐性信息,旨在针对东道国目标群,研发适合当地价值观的产品来抓获新的市场机会。正如 Schmidt & Sofka (2009)在研究跨国企业知识获取与合法性的关系时提出,持续的曝光、经验的积累及与外界的相互作用会形成一种为东道国消费者量身定制的产品。这种合乎期望的

行为方式,将提高企业的规范合法性,进而降低企业及其产品的歧视危害。

另一方面,探索式学习有助于构建合作关系,以沟通与合作来提高认知合法性。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的经营离不开生存的关系网络。由于不同的成长背景与发展环境,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着文化冲突、管理冲突等一系列矛盾,这会导致与利益相关者关系僵化(臧金娟等,2012)。而探索式学习在持续的交互作用中挖掘冲突背后的隐性信息,协调内部关系网络成员间的分歧,有利于提高跨国企业对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了解,促进合作关系的形成(戴万稳,2014)。这种关系导向的探索式学习能提高跨国企业的认知合法性,从而降低关系危害。

可见,探索式学习是根据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习惯及偏好而进行的创新性学习。但是,这种创新性学习是对新技术轨迹的追寻,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且需要在前期投入较多的资源,在近期内可能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2 :采取探索式学习的跨国企业能在远期上降低 LOF(H_{2a}),但难以在近期内降低 LOF(H_{2b})。

结合上述对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作用机制及作用时效的分析,本文认为,两者在降低 LOF 的时效上可能存在相对优势,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3 :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在降低 LOF 上存在时效差异。

H_{3a} :相比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在降低 LOF 上具有近期相对优势。

H_{3b} :相比利用式学习,探索式学习在降低 LOF 上具有远期相对优势。

3. 投资区域的调节作用

区域是在物理上连续及相邻的国家所形成的结合。跨国企业区域理论认为,区域具有相对较高的区域内同质性和区域间异质性。在同一个区域内的国家拥有共同的文化、市场需求及竞争者,这些物理亲切感会产生一种团结、共享的特性(Cleeve,2012)。而不同区域则在心理、制度、文化上存在较高差异,将加剧对外直接投资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利用式学习是对已有经验技能的延伸性学习,从容易性来看,若东道国与母国处于同一个区域,制度、文化、认知等层面的相近性,能够促进跨国企业更加容易地利用其长期发展中所积累

的经验知识以及所形成的网络关系来降低 LOF。企业的专用性资产,例如品牌知名度,在同一个区域内国家间的流传也相对跨区域传播更加容易。若处于不同的投资区域,区域间的制度、认知等因素面临较大差异,难以为跨国企业提供与母国相似的平台,可能会阻碍这些经验、知识、品牌等专用性资产的跨区域利用。从时间上看,由于区域内政府间的协定,人员、产品、知识及资金在区域内流通相对容易,跨国企业采取利用式学习时,能够更快地开展相应地实践来满足东道国要求(Dunning,2009),进而可以快速避免因合法性缺失而导致的 LOF。而跨区域投资,需要一段时间来了解不同区域的市场惯例等信息,且形成于母国的技能也难以快速地与其他区域进行无缝衔接。因此,本文认为,跨国企业通过利用式学习来降低 LOF 的容易性和速度可能会受到投资区域的影响。区域内的同质性可能有助于母国的经验和知识被应用于东道国,而区域间的异质性可能会阻碍这一过程。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4 :利用式学习在降低 LOF 上的近期相对优势受到投资区域的调节作用。

H_{4a} :在区域内投资情境下,利用式学习较探索式学习降低 LOF 的近期相对优势会增强。

H_{4b} :在跨区域投资情境下,利用式学习较探索式学习降低 LOF 的近期相对优势会减弱。

对于采取探索式学习的对外直接投资而言,其目的是为获取东道国市场的技术、知识等战略性资产。相比同区域在文化、制度上的相似性及知识技术上的同质性,区域间的市场差异、特有资产等为跨国企业获取互补性战略资产提供了良好环境。相对于区域内投资,跨区域投资更能促进跨国企业结合新的、区域专有的资产,实现对知识的跨边界创新来产生互补效应,提高跨国企业的成长潜力。但跨区域投资面临的环境更复杂,知识转移的难度更大,跨国企业对东道国知识的获取、吸收需要一个长期过程(Mudambi & Zahra,2007)。且知识转移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采取探索式学习的跨国子企业作为外部知识的接收者,对东道国市场知识、客户知识的获取、吸收、消化、再创造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这恰好与前文关于探索式学习能够降低 LOF 的远期优势这一假设相符合。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₅:探索式学习在降低 LOF 上的远期相对优势受到投资区域的调节作用。

H_{5a}:在区域内投资情境下,探索式学习相比利用式学习降低 LOF 的远期相对优势会减弱。

H_{5b}:在跨区域投资情境下,探索式学习相比利用式学习降低 LOF 的远期相对优势会增强。

4. 概念模型

通过上面的理论推断,本文构建一个关于利用式学习、探索式学习和投资区域的概念模型,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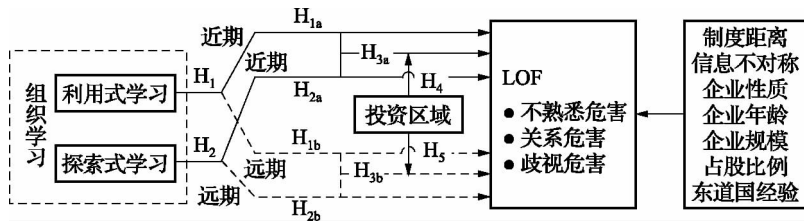


图 1 概念模型图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所示。由图 1 可知,本文先将组织学习分为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两种形式,分别从近期和远期考察其对 LOF 的影响;再根据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的价值回报特点,分析两者在降低 LOF 上的相对优势;最后探讨区域投资对这种相对优势的调节作用。鉴于影响 LOF 的因素较多,将制度层面的制度距离、信息不对称和企业层面的企业规模、性质、年龄、占股比例、东道国经验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从而排除这些因素对检验结果的干扰。

四、研究设计及实证检验

1. 样本选择

本文样本选取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上市公司的数据披露比较完善,本着数据可获得性原则,以在沪深两市交易的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事件为研究对象;二是排除注册地为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以避税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事件;三是为避免不同事件间的互相干扰,同一家上市公司发生的对外直接投资事件须间隔两年以上;四是排除产业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样本公司所属行业限制在制造业。根据以上原则,通过在万得数据库中搜索包括对外直接投资、成立海外子公司、跨国并购等关键词的公告,并对搜索到的公告进行手工筛选,最后得到 135 个样本,剔除部分变量数据缺失的公司,最后共得到 102 个可用样本。样本特征描述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特征描述

	FDI 项目	数量(家)	比例(%)
企业规模 (员工人数)	1000 人以下	12	11.765
	1000 ~ 5000 人	44	43.137
	5000 人及以上	46	45.098

	FDI 项目	数量(家)	比例(%)	
企业年龄	5 年以下	3	2.941	
	6 ~ 10 年	20	19.608	
	11 ~ 15 年	55	53.922	
	15 年以上	24	23.529	
企业性质	国有	45	44.118	
	其他	57	55.882	
投资区域	亚洲	28	27.451	
	欧洲	31	30.392	
	北美洲	27	26.471	
	其他	16	15.686	
进入模式与学习形式 (利用式学习为 1, 探索式学习为 0)	独资	1	30	29.412
		0	8	7.843
	合资	1	10	9.804
		0	11	10.785
	并购	1	14	13.725
		0	29	28.431

资料来源:样本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公告以及样本公司年报

2. 研究变量及数据处理

(1) 自变量: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依据已有研究观点,当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

为获取战略性资产时,可视为采取探索式学习,否则,旨在获取市场、自然资源、效率等时,视为采取利用式学习(王凤彬、杨阳,2013)。以虚拟变量表示,其中利用式学习赋值为1,探索式学习赋值为0。

(2)因变量:LOF。LOF难以直接展开测量,已有研究对LOF的测量涉及两种方式:一是选取其形成性指标来测量,即“信息不对称”、“合法性缺失”和“嵌入性缺失”;二是通过反应性指标来测量,即“存活率”“诉讼率”“投资绩效”(任兵、郑莹,2012)。本文依据后者,选取投资绩效作为测量LOF的指标。在绩效的测量上,使用长期事件分析法计算的超额回报来表示。文中涉及组织学习价值回报期,故设置了时间窗,将发生对外直接投资事件的后一年界定为近期,后两年界定为远期。

(3)调节变量:投资区域,以虚拟变量来表示。若投资东道国与母国处于同一区域,则赋值1,处于不同区域,则赋值0。投资区域的划分以地理空间显示,分为亚洲区域和非亚洲区域。

(4)控制变量:本文将样本限制在制造业,故在控制变量上不再考虑产业层面影响因素,主要控制制度层面和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具体包括制度距离、信息不对称、企业规模、企业性质、企业年龄、占股比例、东道国经验。

3. 实证检验

根据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本节采用统计软件SPSS19.0,先用T检验方法来检验假设 H_1 及假设 H_2 ,考察在不同的时间段,利用式学习、探索式学习对LOF的降低作用。然后,构建多元回归模型,通过回归分析来检验假设 H_3 ,考察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在降低LOF上的时效差异。最后,对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按照区域内和跨区域投资进行分组回归,考察投资区域的情境作用,用以检验假设 H_4 和假设 H_5 。检验结果如表2~表4所示。

(1)利用式学习、探索式学习对LOF的降低作用检验。为验证假设 H_1 和假设 H_2 ,本文将投资时间分成短期和长期,利用配对样本T检验方法,分析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在不同投资阶段对LOF的降低作用,研究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利用式学习、探索式学习对LOF的降低作用

变量	LOF 均值		
	近期	远期	近期 - 远期
利用式学习	-0.547** (2.020)	-0.032 (2.119)	-0.514** (2.014)
探索式学习	0.652** (1.235)	-0.364** (1.987)	1.016** (-3.176)

注:*表示 p 值 <0.1 ,**表示 p 值 <0.05 ,***表示 p 值 <0.01

资料来源:万得数据库

(2)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降低LOF的时效差异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表4所示。为验证假设 H_3 ~假设 H_5 ,先对所有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初步确定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之后构建以下回归模型(如表4所示)模型0与模型4是考察控制变量与LOF关系的基础模型。模型1和模型5引入组织学习,分别从近期和远期两个时间段,考察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降低LOF的比较优势。模型2和模型3根据区域内投资和跨区域投资进行分组,考察投资区域对“利用式学习在降低LOF上具有近期相对优势”的调节作用。同理,模型6和模型7分别考察区域投资对“探索式学习在降低LOF上具有远期相对优势”的调节作用。

(3)检验结果分析。由表2可见,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对LOF的降低作用随时间而异。其中,采取利用式学习的跨国企业,其近期对LOF的作用均值为 -0.547^{**} ,远期为 -0.032 ,这表明,利用式学习能够在近期降低LOF,但是,在远期,降低作用并不显著。同时,利用式学习降低LOF的差异(近期-远期)在 p 值为0.049的水平下显著,均值为0.514,表明利用式学习对LOF的降低作用,在近期与远期存在显著差异,且近期作用优于远期。因此,假设 H_1 得到支持。同理,探索式学习在近期产生的超额回报为 0.652^{**} ,远期为 -0.364^{**} ,意味着探索式学习在近期不能降低LOF,但是,能够在远期发挥显著作用。且探索式学习(近期-远期)在 p 值为0.003水平下显著,均值为 -1.016 ,亦表明探索式学习对LOF的降低作用因近期与远期而不同,且远期效应优于近期。因此,假设 H_2 得到支持。

表3 变量相关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短期 LOF	1	0.376***	-0.302***	-0.176*	-0.385***	-0.279***	0.294***	0.226**	0.252*	-0.086	-0.246**
2 长期 LOF	0.376***	1	-0.278***	-0.141	-0.193*	-0.278***	0.240**	0.249**	0.244**	0.082	-0.120
3 利用式学习	-0.302***	-0.278***	1	0.126	0.238*	0.084	-0.133	0.098	-0.007	0.150	0.149
4 企业性质	-0.176*	-0.141	0.126	1	0.055	-0.236**	-0.096	-0.077	-0.110	0.081	0.113*
5 东道国经验	-0.385***	-0.193*	0.238*	0.055	1	0.003	0.011	0.009	-0.086	0.221*	0.191*
6 前期绩效	-0.279***	-0.278***	0.084	-0.236*	0.003	1	-0.102	-0.026	-0.039	-0.072	0.047
7 制度距离	0.294***	0.240**	-0.133	-0.096	0.011	-0.102	1	0.232*	0.091	-0.110	-0.023
8 信息不对称	0.226**	0.249**	0.098	-0.077	0.009	-0.026	0.232*	1	0.081	0.058	-0.052
9 占股比例	0.252*	0.244**	-0.007	-0.110	-0.086	-0.039	0.091	0.081	1	0.081	-0.194*
10 企业年龄	-0.086	0.082	0.150	0.081	0.221*	-0.072	-0.110	0.058	0.081	1	0.141
11 企业规模	-0.246**	-0.120	0.149	0.113*	0.191*	0.047	-0.023	-0.052	-0.194*	0.141	1
样本量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注: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资料来源:“制度距离”来自于经济自由度指数,其余数据来自万得数据库

表4 利用式与探索式学习降低 LOF 的时效差异回归分析

变量	近 期				远 期			
	模型0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利用式学习		-0.225***	-0.501**	-0.176**				
探索式学习						-0.176*	-0.548***	-0.167*
企业性质	-0.146*	-0.124	-0.127	-0.096	-0.158*	-0.181*	-0.113	-0.141
东道国经验	-0.371***	-0.320***	-0.281*	-0.333***	-0.177*	-0.224**	-0.172	-0.340*
前期绩效	-0.286**	-0.265**	-0.095	-0.334***	-0.299**	-0.312**	-0.478**	-0.299**
制度距离	0.186**	0.162**	0.063	0.151*	0.124	0.155*	0.284*	0.023
信息不对称	0.181**	0.207**	0.360**	0.351***	0.214**	0.176*	0.145	0.368***
占股比例	0.153*	0.165**	0.315*	0.145*	0.157*	0.138	0.199	0.235*
企业年龄	0.005	0.024	-0.061	0.028	0.105	0.116	-0.137	0.125
企业规模	-0.027	-0.016	0.009	0.001	0.069	0.025	0.191	0.108
R	0.637	0.672	0.702	0.757	0.482	0.504	0.695	0.673
R ²	0.406	0.452	0.492	0.573	0.233	0.254	0.482	0.452
F	10.820***	11.077***	4.070**	12.823***	5.817***	5.402***	3.915**	9.364***

注: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资料来源:“制度距离”来自于经济自由度指数,其余数据来自万得数据库

从表3 可看到,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且自变量之间未存在高度相关性,因

此,可以将这些变量引入回归模型。根据表4的回归结果,首先,从基础模型的结果可见,制度距离和信息不对称与LOF显著正相关,跨国企业先前的东道国经验和绩效与LOF显著负相关,对外直接投资时的占股比例与LOF显著正相关,这都与先前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而企业的国有性质与LOF的关系为负,表明国有性质的企业面临的LOF较低,这与已有的“政治关联性会增大LOF”的认识不一致。

对比表4中的模型1与模型0, R^2 提高到45.2%,表明模型的解释力由40.6%提高到45.2%,利用式学习与LOF的关系为-0.225,且 p 值小于0.01,这表明,相比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降低LOF上具有近期优势,假设 H_{3a} 得到支持。同理,对比模型5与模型4, R^2 提高到25.4%,探索式学习与LOF的关系系数为-0.176,表明在降低远期LOF上,探索式学习较利用式学习更具有优势,假设 H_{3b} 得到支持。

最后,对比表4中的模型2与模型1,可见利用式学习降低LOF的近期优势从22.5%提高到50.1%,意味着在区域内投资情境下,利用式学习降低LOF的近期优势能够更好地发挥,假设 H_{4a} 得到支持。对比模型3与模型1,利用式学习降低LOF的近期优势从22.5%下降到17.6%,表明在跨区域投资情境下,利用式学习降低LOF的近期优势受到弱化,假设 H_{4b} 得到支持。同理,对比表4中的模型6与模型5,探索式学习降低LOF的远期优势从17.6%提高到54.8%,表明区域内投资提高了探索式学习的作用,拒绝假设 H_{5a} 。对比模型7与模型5,探索式学习降低LOF的远期优势降低到16.7%,表明跨区域投资情境弱化了探索式学习降低LOF的远期优势,拒绝假设 H_{5b} 。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1. 结论

(1)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在降低LOF上存在时效差异。本文以中国上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例,实证检验了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在降低LOF上的相对竞争优势。研究表明,跨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采取利用式学习可以促进已有知识的跨边界传递与匹配,提高母子企业在经营方式、生产技能、文化塑造上的一致性。这

种一致性不仅能快速增加东道国民众对跨国企业的熟悉度,也能促进跨国企业生产技能的精炼与完善,进而以成本优势弱化东道国消费者的本土化偏好。但是,利用式学习对LOF的克服效应在长期发展中会逐渐减弱,甚至会产生阻碍作用。不同于利用式学习,探索式学习对LOF的克服时效刚好相反。研究结果显示,采取探索式学习的子公司,旨在吸收、逆向转移东道国市场上的优质技术、能力,并将其与母公司已有知识结合形成新的战略性资产,进而以产品创新、管理创新等方式来降低LOF。然而,这种战略性资产的培育涉及到跨国企业正确识别、吸收、转移东道国市场上的优质资产等一系列过程,需要耗费较长时间。同时,将新的战略性资产带来的专有竞争优势投入市场,也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产生实际价值。因此,相比利用式学习,探索式学习在降低LOF上具有长期相对优势。

(2)投资区域在组织学习与LOF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由于区域内同质性以及区域间异质性的存在,若东道国与母国处于同一区域,相似的文化、制度、认知等将促进跨国企业更容易、也更有效地发挥已有经验来降低LOF。若属于跨区域投资,区域间的制度差异、认知差异的存在,将阻碍跨国企业已有经验、技术、品牌等专有资产的跨边界利用。也就是说,利用式学习在降低LOF上的近期相对优势,在区域内投资时将得以强化,在跨区域投资时则会弱化。这与本文先前的预期一致。而探索式学习降低LOF的远期相对优势与投资区域关系的预期,并没有通过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跨区域投资非但不能强化探索式学习在降低LOF上的远期优势,反而会弱化这一效应。这一结果意味着,无论是利用式学习还是探索式学习,其对LOF的降低作用会因区域内投资而强化,会因跨区域投资而弱化。

2. 对策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投资进入前的区域选择、进入模式选择、进入后的学习模式选择等层面,为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克服LOF提供以下建议:

(1)依据组织学习模式,选择合适的投资区域来降低LOF。投资区域在组织学习与LOF关系上存在调节作用的研究结论,可为跨国企业海外扩张的发展轨迹提供参考意义。受“区域内投资更能促进组织学习对LOF的降低作用”这一结果启示,结

合乌普萨拉模型的逐步扩张的国际化观点,本文认为,无论是利用式学习还是探索式学习,区域内相似的文化、制度等环境会产生一种团结或共享的特性,便于跨国企业知识技能的施展,进而有助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展开。因此,在选择投资目标区域时,跨国企业若进行利用式投资,可优先考虑那些在经济、制度、文化上与母国相似的区域。若进行探索式投资,则要结合企业本身所积累的资源能力来考虑。当企业能力有限,可考虑先从区域内的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在积累足够多的能力后,再依次向其他区域扩张。

(2)根据组织学习模式,选择恰当的进入模式来规避 LOF。通过组织学习与进入模式关系的统计结果发现,采用利用式学习的跨国企业通常采取独资的进入模式,而探索式学习则以并购模式为主,这在佐证了已有关于投资动机、进入模式关系观点的基础上,也从进入模式选择层面,为跨国企业降低对外直接投资中的 LOF 提供了参考。本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学习模式驱动下,跨国企业在进入模式上存在根本性区别。其中,旨在采取利用式学习的跨国企业,往往通过新建模式进行国际化扩张;旨在学习新技术、知识等战略资产的跨国企业,则通过合资、并购模式来获取“迅速建立品牌和保障技术安全”的机会,促进品牌优势和多样化发展优势(Child & Rodrigues,2005)。因此,对于跨国企业管理者而言,若学习模式为利用式,可采取新建进入模式,通过对已有经验的利用、尽职调查、安排关键员工角色等手段来更好地克服 LOF。若决定采取探索式学习,则可选择并购进入模式,依赖与东道国合作伙伴的控制权共享、工作共享、建立信誉与增强可靠性等策略来合理规避 LOF。

(3)合理预期潜在的 LOF,均衡开展利用式学

习和探索式学习来获取降低 LOF 的互补效应和协同效应。已有研究认为,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利用式学习是对跨国企业已有资源、知识、技能的跨国境利用,价值回报比较快。探索式学习则是结合东道国市场进行知识、技术等战略性资产的跨国境创造,需要较长的摸索期(Luo & Rui,2009)。通过将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在价值回报时效上存在差异的观点引入到 LOF 的研究中,本文发现,这种时效差异在降低 LOF 上也同样存在。因此,跨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不能因探索式学习无法在近期内降低 LOF 而一味地依赖于利用式学习,进而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也不能过度热衷于探索式学习,影响企业的现金流。只有以长远发展眼光看待对外直接投资中的 LOF,对其进行合理预估,并通过均衡开展利用式学习与探索式学习,关注利用式学习在降低 LOF 上的近期优势,通过其快速获取的利润回报来支撑探索式学习,同时,以探索式学习所形成的新知识技能来提高利用式学习的技能基础,才能促进 LOF 的持续降低。

本研究尚有一定的局限性,需在未来研究中加以改进,具体如下:一是本研究旨在以组织学习视角来降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 LOF,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仅选取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未考察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上市公司。未来研究可针对其他新兴经济体中的跨国企业进行探讨,进而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二是根据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在降低 LOF 上存在时效差异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以均衡利用式学习、探索式学习两种学习模式来获取协同效应的启示。但是,并未检验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在何种平衡度下能发挥最大的互补效应和协同效应,在未来研究中,需以实证数据展开深入分析,才能为跨国企业提供更可靠的指导。

参考文献:

[1] Bathelt H. Cluster Relations in the Media Industry: Exploring the Distanced Neighbour Paradox in Leipzig[J]. *Regional Studies*,2005,39,(1):105-127.

[2] Bavarsad B, Kayedian A, Mansouri Z, Yavari F. Studying the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ies on Innovation with the Mediator Role of Knowledge Absorptive Capac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2014,3,(4):302-311.

[3] Boehe DM. Exploiting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Why Do Service Firms Exploit Foreign Affiliate Networks at Hom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11,17,(1):15-29.

[4] Brannen MY, Voisey CJ. Global Strategy Formulation and Learning from the Field: Three Modes of Comparative Learning and a Case Illustration[J]. *Global Strategy Journal*,2012,2,(1):51-70.

[5] Child J, Rodrigues SB.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irms: A Case for Theoretical Extension? [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2005,1,(3):381-410.

[6] Cleeve E.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Impediments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flows to Sub Saharan Africa[J]. 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2,54,(4):469-477.

[7] Dunning JH. Loca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John Dunning's Thoughts on Receiving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8 Decade Award[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9,40,(1):20-34.

[8] Hsu C,Pereira A.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 Omega,2008,36,(2):188-205.

[9] Hymer S.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 Cambridge, MA: MIT Press,1976.

[10] Johanson J, Vahlne J E. The Uppsala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Model Revisited:From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to Liability of Outsidership[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9,40,(9):1411-1431.

[11] Klossek A, Linke BM, Nippa M. Chinese Enterprises in Germany: Establishment Modes and Strategies to Mitigate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2,47,(1):35-44.

[12] Luo Y, Rui H. An Ambidexterity Perspective Towar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from Emerging Economie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009,23,(4):49-70.

[13] March J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 Organization Science,1991,2,(1):71-87.

[14] Mauri AJ, Neiva de Figueiredo J. Strategic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Variability: Effects of US-Based MNC Cross-Border Dispersion, Integration, and Outsourcing[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12,18,(1):38-51.

[15] Mudambi R, Zahra SA. The Survival of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38,(2):333-352.

[16] Perez-Batres LA, Eden L. Is There a Liability of Localness? How Emerging Market Firms Respond to Regulatory Punctua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08,14,(3):232-251.

[17] Petersen B, Pedersen T. Coping with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Different Learning Engagements of Entrant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02,8,(3):339-350.

[18] Pogrebnjakov N, Maitland C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The Case of Mobile Operator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11,17,(1):68-82.

[19] Rabbiosi APL, Elia APS, Bertoni APF. Acquisitions by EMNCs in Developed Markets[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2012,52,(2):193-212.

[20] Salomon R, Wu Z.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Local Isomorphism Strateg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2,43,(4):343-367.

[21] Schmidt T, Sofka W.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as a Barrier to Knowledge Spillovers: Lost in Transla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09,15,(4):460-474.

[22] Schwens C, Kabst R. Entry Learning, Age at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Foreign-Venture Performance of Young Technology Firms[J]. Schmalenbach Business Review,2011,(63):308-330.

[23] Sofka W, Zimmermann J. Regional Economic Stress as Moderator of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08,14,(2):155-172.

[24] Zaheer S. Overcoming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5,38,(2):341-363.

[25] 陈国权. 组织学习和学习型组织:概念、能力模型、测量及对绩效的影响[J]. 北京:管理评论,2009,(1).

[26] 戴万稳. 基于组织学习过程视角的市场导向理论及其系统整合[J]. 武汉:管理学报,2014,11,(3).

[27] 乐琦. 并购后高管变更、合法性与并购绩效——基于制度理论的视角[J]. 杭州:管理工程学报,2012,(3).

[28] 任兵,郑莹. 外来者劣势研究前沿探析与未来展望[J]. 上海:外国经济与管理,2012,(2).

[29] 王凤彬,杨阳. 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分化与整合——基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的实证研究[J]. 北京:管理世界,2013,(3).

[30] 吴先明,苏志文. 将跨国并购作为技术追赶的杠杆:动态能力视角[J]. 北京:管理世界,2014,(4).

[31] 许晖,李文. 高科技企业组织学习与二元创新关系实证研究[J]. 哈尔滨:管理科学,2013,(4).

[32] 臧金娟,李垣,魏泽龙. 二元模式选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跨层视角的分析[J]. 天津: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9).

[33] 曾楚宏,朱仁宏,李孔岳. 基于战略视角的组织合法性研究[J]. 上海:外国经济与管理,2008,(2).

A Study o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vestment Region and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 In Case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DU Xiao-jun, CAI Ling-sha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169,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mbidexterit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xploitative and explorative learning on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Then, in order to verify the different effect and time on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between exploitative and explorative learning, this paper carried out an empirical study on 102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ents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Consider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re are two levels included in this paper as follows. For the first level, the study analyzed the different mechanism. Then, for the second level, it discussed the different timing of effect. With respect to mechanism analysis,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influences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n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and the moderate effect of investment region. When studied the effect of exploitative learning on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we first describ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xploitative learning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proposed that exploitative learning can weak the consumers' preferences with cost advantage. Then we described the impacts of unifying the global image f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considering that exploitative learning can strengthen the familiarity of multinationals among host countries' consumers. Regarding the effect of explorative learning on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this paper also showed a thorough analysis from two aspects. On one hand, it considered that explorative learning could help multinationals to gain specification legitimacy from the function on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On the other hand, it proposed that explorative learning can stimulate cognitive legitimacy through the partnerships construction betwee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stakeholders from host countries.

Beside the learning mechanism analysis, in this work, we were also interested in the effect timing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n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In this study, the outward foreignness investments with exploitative learning were viewed as progressive investments, something like "paradigm copy". From this view, it would be quick for the action timing of exploitative learning. However, for the corporations which took explorative learning, they needed to learn something totally new in the host market, and aimed to combine the knowledge between the subsidiaries and parent companies. It would take a long time for the subsidiaries to absorb new information, and format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erefore, we argued that it was long for explorative learning in this paper.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drew out the relative competitive advantage between the exploitive learning and explorative learning, and proposed corresponding research hypothese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discussed the role of investment reg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For there was homogeneity in the same region and the heterogeneity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invest in the same region would improve the effect of exploitative learning, and in the different region would weaken the role of explorative learning.

With respect to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hypothesis testing, the paper carried out an empirical test with SPSS 19.0. The results obtained from statistical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exploitation and exploration. Specifically, the exploitative learning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in the short-term. It coul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and promote th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o form a global image. In other words, exploitative learning had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to explorative learning. However, in the long term, explorative learning had more advantages. It could promote the knowledge transfer from customer to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d improve the cognitive legitimacy. Meanwhile, whether for explorative or for exploitative learning, investment in the same region can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From the aspects of target region selection, entry mode and learning mode selection, the results obtained in this study provided som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o reduce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dur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Key Words: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exploitative learning; explorative learning; investment region

(责任编辑:文 川)